

# 新世纪 新特点 新作家

——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回望 □李 馨 郭萍萍



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于2007年揭晓,评选2004年至2006年间出版、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本届有13部(篇)作品分别获得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童话、诗歌、散文、纪实文学、科学文艺、青年作者短篇佳作等8个门类的奖项。与前几届相比,本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呈现如下新特点:第一,参评作品最多。本届共有30家省级作协、51个出版社、9家少儿报刊社推荐的302部(篇)作品参评。第二,获奖篇数最少。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此次获奖作品仅13部(篇),未达到原定部(篇)数,也远低于历年。第三,新作家涌现。获奖的13位作家中,8位作家年龄在40岁以下,有9位是首次获得该奖项。正如评委会主任束沛德所言:“这些年轻作家已形成一个相当整齐、强大的方阵,他们与上世纪80年代走上文坛的中年作家一起,已成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繁荣的希望所在。”精挑细选出的获奖作品,时代气息浓郁,风格多样,可读性强,反映了这一阶段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取得的成绩。

## 贴近时代,关注精神成长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独生子女的逐渐长大,儿童的心理成长、情感成长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儿童文学是整个社会生态的触角之一,反映时代变迁中的儿童心理、情感状态的作品也因此成为近几年儿童文学的主流。以儿童视角切入社会议题,往往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在本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是剖析问题少年心理的纪实作品,《蔚蓝色的夏天》聚焦农民工子女进城现象,《青铜葵花》关注儿童的苦难与成长,《舞蹈课》《喜欢不是罪》《回望沙原》表现儿童的情感和心理成长,《选一个人去天国》则触及到儿童文学中较少出现的死亡命题。这些作品贴近时代,关注儿童精神成长,在情感叙事、角色塑造、语言表达等方面都颇为成功。

韩青辰的纪实文学作品《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当时引起广泛关注。作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聚焦留守儿童的命运,呈现18个受伤孩子的精神独白。教育、关爱和知识的缺失导致了一幕幕儿童悲剧的发生,刺痛读者的心灵。作品直面少年儿

童成长危机,在令人动容的叙述中,指出社会的快速发展、家长的责任缺失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李学斌的长篇小说《蔚蓝色的夏天》是一部典型的顽童成长小说。翻开第一页,读者就会被灵动、顽皮、淘气的主人公乐泉吸引。乐泉在农村时是个淘气的孩子王,从农村搬到城市后,沟通障碍、不被认同等问题都困扰着他。但他最终克服困难,融入了新的环境。小说通过讲述进城农民从不被认同到通过大爱精神赢得尊重的过程,有效地回应了世纪初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这一重要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谢倩霓的长篇小说《喜欢不是罪》关注青春期恋爱触发的舆论评判与罪恶感。小说铺设了“我”的单恋和红梅阿姨的单恋这两条情感线,“我”在单恋失败时品尝了痛苦,红梅阿姨的单恋故事给了“我”许多启示,也帮助“我”最终走出沼泽。正如当年的授奖词所述,在对少女心理细腻的描述中,小说“对情感的美丽与脆弱,心灵的强大与柔弱,表现得异常动人”。小说对社会因循守旧的道德压力构成隐晦的批判,启发了因朦胧、美好情感而产生沉重精神压力的青春期少女们,“喜欢不是罪”的主题由此凸显。三三的中篇小说《舞蹈课》以14岁的单亲女孩与父亲、继母一家以及童老师的交往为主线,讲述其成长故事,父亲责任的缺失与童老师对“我”的关爱形成鲜明对比。作品对少女隐秘心事的探究,对其成长轨迹的描绘,也显出作者的智慧与灵性。常星儿的中短篇小说集《回望沙原》将笔下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生存环境设置在东北地区的沙原和苦寒甸,读者透过文字感受到那里阳光贴肤的热度和风沙扑面的疼痛。作者始终直面沉重的现实,但又善于在其中发掘人性之美,使得发生在这样世界里的精神成长,更具异样的气质。李丽萍的短篇小说《选一个人去天国》讲述了三个少年在重新组合后的家庭中,从陌生、敌意,到互相接纳,并日渐亲近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故事内容及主人公情感脉络走向相互交织在一起。小说直面了死亡这一沉痛的话题,呈现了儿童文学作者严肃的生命态度。开放式的结尾,孩子的善良和幻想,使得我们仍旧能在哀伤之外感受到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感。无畏、童心、善良和爱萦绕其中,启发读者思考和探索人类的生存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文轩本届获奖长篇小说《青铜葵花》已成为当代儿童文学经典,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因其出版、传播、翻译等多方面的价值成为学者关注、研究的热点。《青铜葵花》以少年青铜和少女葵花为主角,用纯美的笔调,写下苦难年代闪光的人性之美。读者的情绪每每会随着情节跌宕起伏,因葵花和青铜所经历的一次次的苦难而低沉,又因一次次化解而飞扬。葵花被领养和被接走的情节,是作者浓墨重彩书写的高潮之处。墓中刻画了青铜家人内心情感的挣扎及其人性中的勇敢和执着。小说讲述苦难,直面苦难,人物质朴,情节感人,文字纯净,语言清新。在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中,“爱”和

“善”像和煦的春风缓缓吹入读者心田。苦难中的大爱,艰难环境中纯净的人性光辉,使这部作品具有恒久的经典魅力。

## 放飞想象,拓展创新题材

自由、飞扬的想象力是儿童文学区别于各体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本届获奖作品中,动物小说、科学文艺和童话故事集中体现了儿童文学的这一特质。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长篇小说《黑焰》用隽秀有力的文字讲述一头藏獒的传奇经历。逼真的动物视角,来源于他多次对野生动物的实地观察和亲历见闻。《黑焰》情节跌宕,艺术感染力强,引领读者开启动物的情感之门,去倾听大自然中细小而美妙的声音,感受生命的瑰丽和坚忍,体会多元的生命世界。一团奔跳的黑色火焰,成就了一本弥补生命教育的自然之书。作品凸显的情感力度,源于动物心中的爱与忠诚。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藏獒格桑在整本书中被赋予了丰满的性格。作者用生动细腻的笔触从多个角度成功刻画出格桑的单纯、友爱与忠诚。虽然动物是小说的主角,但是作者在《黑焰》中也加入了人的角色。在与人类的相处中,格桑的性格和主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描写格桑与主人的相处过程,揭示出人相对于动物的优越感与趋利性,将人对动物的冷漠刻画得入木三分。作品也借此凸显了原始野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不仅如此,藏北高原的苍凉和壮美,同样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以《非法智慧》获得第五届科学文艺类奖项后,张之路又以《极限幻觉》获得本届科学文艺类奖项。借用科幻元素,张之路讲述了一个具有奇崛想象力的曲折故事。传闻有飞碟降落S市,市民们空前恐慌,二年级男孩白麦子突然失踪,警方迅速介入,却仍难以破案。没过多久,一个和白麦子长得很像的男孩突然出现在了女孩然然班上,还带来了一张神秘的光盘。可怕的是,所有玩过光盘的同学都变得野蛮而疯狂,这种疯狂向城市的其他角落蔓延。在女孩然然、警官叶云、疯老头孟大环、科学家袁宇宙的带领下逐渐查出了真相。作品以神奇丰富的想象、动人的情感以及美好纯真的真情深深打动了我们,也展现了少儿科幻文学强烈的人文关怀。

老作家葛翠琳的许多作品都获得文坛关注,冰心先生曾盛赞葛翠琳:“她写的童话,人物很鲜明,故事很生动,语言很优美,具有她自己的细腻活泼的风格。”本次的获奖之作《核桃山》是一部拟人体童话。作品以小熊为主角,讲述它在失去自己熟悉的家园之后,重新寻回幸福的故事。小熊身上的善良、坚毅、承担、勇敢等美德,借用优美的故事和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润物细无声地传达出来,给读者以爱与美的教益。葛翠琳也是本届获奖者中年龄最大的作家,展现了老作家扎实的创作功力与坚持为儿童创作的热忱。皮朝晖的童话《面包狼》将现实生活与想象空间完美结合,拓展了读者想象力的边界。作品充分发挥了童话作品幻想和夸张的特点,将缩小的城市搬到了皮特家里,皮特家成了童话国。现实搭上想象的翅膀,产生了奇幻的效果,在轻松幽默的笔调和引人入胜的情节中,使小读者产生阅读快感。

# 作为一种理想还是文体的童话

——关于儿童文学跨界书写中的童话文体思考 □江 雪

征,照进了现实生活关于“童话”这一浪漫、理想概念的认识。

其次,从创作的角度而言,将“童话”视作一种理想寄托,突破文体的限制,实现个体经验表达,是有意且具挑战性的。基于愿望起源的本质,童话天生带有一种信仰的意义,或是满足感意义。创作者们为儿童写作,努力表达自己对当下现实世界和生命的思考,将其寄托在理想的世界中。这既是自我的需要,也是个体理想的建构和满足。前述作品都是在现实主义写作之外去表达个体的愿望和理想,为儿童创造一个认识现实、面对现实,但又安全、圆满的童话世界。

但是,表达愿望和理想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创作心理。作为一种理想的童话是否具有书写的独特形式和价值,还需要在文学领域进一步探讨。这提出了对童话作为文体本身规范性探讨的必要。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核心文体类型,在历史和现实中构成的规范是儿童文学创作、研究的前提。这是在文学研究范畴内展示自身研究的独特性和现实意义,强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在跨界书写中讨论童话,不仅需要指出其满足愿望的历史生活经验特征,还需要通过研究作品与童话文体本质之间的联系与挑战,明确童话作为一种文体的规范。

## 幻想的规则:“跨界书写”中童话的文体挑战

谈及童话的文体本质,不少研究者视之为幻想。这一点在跨界书写的作品中也较为突出。作家们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题材,进行儿童文学创作,往往都将幻想作为面向儿童世界、表达个人精神理想的重要手法。例如,《少年与海》利用传说的不确定性和儿童“似真非真”的记忆,创造了《小爱物》《蘑菇婆婆》《卖礼数的豹子》《镶牙馆美谈》《千里寻芳邻》5个故事,读者却很难将这种具有传奇性的野物传说视为童话。

首先,有幻想手法不应就等于是童话文体。按照托尔金的童话理论,童话应重点展现“奇境”。大部分作品关注的还是具体现实人事而非奇境,幻想只是一种中介。以《小爱物》为代表的幻想事物,强调一种“若有若无”的传说性,更多描述人的生活遭遇传奇事物时呈现出来的人事关系。如《蘑菇婆婆》中仇杀、爱与愧疚等情感铸就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镶牙馆美谈》《千里寻芳邻》试图在传说中追踪狐狸、老兔王、狸猫球球的身影,展现战斗冒险与千里归家的奇迹。但是,作者忍不住不断返回人类生活的现场来讨论故事的真假。传奇性的野物只是一种中介,儿童也只是作者表达思想的中介。作品表现的重点不是幻想的奇境,神奇的故事和儿童如何在幻想世界中处理关系等内容,马原的《湾格花原》亦是如此。因此,作品中存在非现实的物或事不等于童话的幻想,也就很难直接据此将其定义为童话文体。童话和小说的文体区别不应是否存在幻想,而在于是否完整构建幻想空间的规则。

其次,如何幻想应是决定童话或者小说的文体本质。当前跨界书写的出版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14年,虹影《奥当女孩》首次出版时,被报刊传媒称之为“首部童话书”,作家在报道中称“首次尝试童话”。但是,2021年《奥当女孩》与《里娅传奇》《新月当空》《马兰花开》《彩虹之心》一起纳入“神奇少年

桑桑系列”时,被称之为“首套儿童幻想小说”。从“童话”到“幻想小说”,跨越的是不同文学类型,出版社没有给出解释,但是作为研究者需要考虑童话文体的规范共识是如何与小说区别的。

这一点,儿童文学界一直有相关讨论。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界批评欧阳山的《慧眼》缺乏现实基础,不是童话。实际上,《作品》1956年1月刊登《慧眼》时标注其为“小说”。儿童文学界将其作为“童话”批评,已经涉及到童话该如何幻想,童话文体规范及其与小说区别等问题。但是,当时的讨论多集中在如何处理现实和幻想的关系,而非童话与带有一定幻想的小说两个文体之间的区别。不过,萧萍《童话中的幻想和美》通过对比《慧眼》和《七色花》提出了5条意见,来把握如何创造童话的幻想世界。例如,童话的环境可以是现实生活,但不能有太多的逼真生活细节,需要呈现亦真亦假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陈丹燕的《让生活扑进童话:西方现代童话的新倾向》和周晓波的《当代外国童话“双线结构”的新发展》指出,当时西方的一些作品出现了小说和童话的混合体,仍将之视为童话进行讨论。90年代,朱自强的《小说童话: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认为,陈丹燕和周晓波讨论的作品已经不是童话,而是“小说童话”。他用“小说童话”来称呼那些与现实有关联、用小说笔法来叙述如同真实发生的幻想事件。实际上,朱自强弃用了“幻想小说”的概念,将“小说童话”作为Fantasy的对译,与童话区分开,并通过借用日本童话界幻想的一次元性和二次元性区分童话和小说小说的文体结构。但是,2000年初《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中,朱自强将小说式笔法写幻想故事的作品视作“幻想小说”,并对童话和幻想小说两种文体从幻想空间规则的建构来区分。他将时空差异,与现实的远近关系、人物的态度、幻想空间次元性等视作构建童话还是幻想小说两种文体的规范。例如,朱自强认为,童话的幻想世界是混沌一元的,童话人物是不会怀疑环境的;如涉及现实,也要营造相对遥远的时空感。这意味着,在长期的思考和研究中,幻想小说与童话逐渐就幻想规则达成一定的文体规范共识,这与萧萍在50年代提出童话幻想的5条意见类似。1967年,托罗多夫在《奇幻文学导论》中讨论幻想小说的核心在于角色对环境的犹疑和认知(童话人物深信不疑),与之相似。1979年,达科·苏恩文认为,以科幻小说为代表的幻想小说与民间传说、童话等的区别在于认知性的问题:童话是漠视认知的,童话角色对所生存的世界坚信不疑。这意味着,在中外学者的研究中,童话人物认知、幻想的书写方式是造就童话幻想的重要规则。

最后,当前跨界书写中被称作“童话”的作品,都带有一定的传奇性和幻想色彩,但仍明显呈现出两个空间的跨越与认知的怀疑。这些作品是否构建了奇境并展示奇境中神奇的故事?是否主要是混融的一元性幻想空间,符合童话幻想的文体规范呢?很明显,大部分作品为了实现创作者关怀现实的目的和理想寄托,呈现出强烈的小说批判、描写手法。通过空间和人物,作品建立了明确的二元性幻想世界。《湾格花原》《砖红色屋顶》《青云谷童话》《奥当女孩》等创造幻想主要方式是:第一,

## 锤炼语言,彰显美文品质

无论是直击现实生活的粗粝本质,还是打造美妙动人的幻想世界,语言始终是带领读者进入文本的最重要的路径。只有贴近儿童心灵世界、符合儿童阅读需求的艺术语言,才能真正使儿童的天性和想象力在阅读中得到满足。彭学军的散文集《纸风铃 紫风铃》和张晓楠的诗歌集《叶子是树的羽毛》,不仅主题和想象力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其优美的语言艺术也给读者充分的美的享受。

彭学军凭散文集《纸风铃 紫风铃》首次获得儿童文学奖。这部作品展示出的不仅是作家纯美的童心,还有出色的文字表现才华。品读散文集中的每一部作品,可以感受到其间的隽永传神且洋溢着诗情画意。彭学军用清丽的文字创造出了一幅幅精美的画作,并以此表现其内在的情思与意蕴。在《从流氓兔到蜡笔小新》的开篇,她写道:“三月的阳光就像女孩的笑容,透亮、明丽又有几分淡淡的羞涩,公路两边的田野泛着一层嫩嫩的绿,时不时地,一大片耀眼的油菜花幕天席地扑面而来,像是一张黄灿灿的巨幅锦缎,要将人兜头兜脑地裹住。”彭学军在这里以语言代替线条和色彩,运用精妙的比喻,调动起了读者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创造出激发读者想象的艺术画面。一幅南方春天油菜花盛开的美景图呈现在读者面前。彭学军散文中随处可见类似的美丽风光,“堪称中小学生学习的美文,学习写作的范本”,这一评价是本届评委会对该作品语言之美的高度认可。

张晓楠的诗歌集《叶子是树的羽毛》,语言生动有质感:“叶子,是树的羽毛/张着翅膀/却不能飞翔//鸟巢,是树的眺望/满目波浪/却心静如水//果子,是树的耐力/树的暖阳/树的梦,又香又亮”。这样的诗句自然放松、顽皮可爱,短短几行就营造出自由畅怀和梦幻的意境。诗是语言的艺术,正是凭借这样美好的语言,诗歌对四季、风景的描绘,对远去的生活记忆的回眸,显得尤为动人。

新世纪初,同其他文学品类一样,儿童文学界面临市场经济和出版体制改革的压力,也需要应对互联网等新媒介普及带来的冲击。儿童文学作家在面对令人应接不暇的现实时,也难免陷入创作选择的缭乱。但是,在经过犹疑和摸索之后的新世纪儿童文学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七届儿童文学奖正是对新世纪初市场化冲击下儿童文学创作成就的一次系统的、有价值的梳理和总结。许多优秀作品,至今看来仍旧熠熠生辉。

(本专栏由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供稿)



当下,成人文学名家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吸引了较多社会关注。其中,张炜《寻找鱼王》、叶广岑《耗子丫丫》系列、赵丽宏《童年河》、杨志军《巴顿喀拉山的孩子》等作品深受好评,也获得了儿童文学界重要奖项。不少访谈和讨论多围绕名家的童年回忆与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创作的原因与问题展开,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跨界书写”。

对中国儿童文学而言,“跨界书写”是一项传统,既是中国文学界对儿童阅读与成长的关注,又反映出成人文学作家如何借儿童文学写作表达思想。纵观历史,作为一项传统的儿童文学“跨界书写”,既形成了儿童文学这一文类的各种规范,又不断挑战着儿童文学各文体的规范。其中,童话创作的“跨界书写”是文体构建与挑战并存的代表。

## 理想或愿望:“跨界书写”中的童话共识

张炜、马原、虹影、孙惠芬、周晓枫、徐则臣等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被本人,或出版社,或报刊媒体,或部分文学研究者视为童话。有经验的读者细读这些被视为“童话”的作品,会感知到大部分作品“似是而非”的童话感。这种“童话感”来自于作品或个人经验的何处呢?是什么使这些作品被认为是童话呢?或许从童话作为一种生活经验和童话的历史起源两个维度来看,读者能够理解其被认定为“童话”的原因。

首先,从作品研究来看,个别文学研究者认为张炜的《寻找鱼王》和《少年与海》是童话,作品对童心的把握表现出纯真的、洁净的道德美,具有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这就意味着,童话被视作一种理想的寄托。这与民俗学、人类学角度讨论童话的起源相似,将之视作人类生活愿望的表达和满足。马原的《湾格花原》《砖红色屋顶》、徐则臣的《青云谷童话》、孙惠芬的《多年蚁后》等作品都有类似倾向。作品将儿童视为理想世界表达的中介,借叙事叙述、儿童之口和能力进入到一个理想世界,进而反向完成对当下工业化、环境破坏、情感关系淡漠等的社会问题的批判。例如,徐则臣塑造的青云谷,是一个典型的世外桃源。但是,作品开篇却写1800条船驶入青云谷,世外桃源被逐步吞噬。青云谷与入侵、吞噬青云谷的现代商业成为一种对比。儿童古里和动物古怪的交往,代表人与物在自然中的同一。这是另一种理想的寄托——人与物都归于同一个不偏不倚的大自然。《湾格花原》中湾格花原和小风叔叔所进入的树洞,《砖红色屋顶》中爸爸妈打造的砖红色屋顶家园,皆是一个人与物在自然中和谐相处的“世外桃源”。在《多年蚁后》中,海棠树下的蚂蚁窝和多年蚁后给童童讲述“世界是个大西瓜”的故事,寄寓了创作者的齐物观与循环往复生命观的理想。这种理想饱含着对人类原初生命——儿童的诗意表现,也饱含着创作者对人类的生存世界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综上,在跨界书写中,大部分“童话”作品契合了童话的愿望表达与满足的特

## 主持人语:

近年来,“跨界书写”作为一种积极的儿童文学创作力量,为原创儿童文学版图注入更多生机与活力,愈益引起儿童文学研究界的关注。青年学者江雪从文体研究的视角,敏锐地捕捉到“童话”这一文体在跨界书写中被赋予了更多基于“理想”主旨的功能。

作为“理想”的童话所映现的成人书写儿童文学的动机与愿望,是发生在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饶有趣味的文学话题,就此跨领域的文学交流,可以引发更多的文学思考与研究。本文除提炼出这一理论命题外,进一步厘清了童话文体的具体内涵及其文体规范,指出在中外学者的共识中,童话人物认知、幻想的书写方式是造就童话幻想的重要规则。

文体研究整体上是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学术发展亟待提升的重要领域,而作者的文体自觉意识对于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指导均有积极价值。

——李利芳

架设一个与现实区别的想象空间——《湾格花原》的树洞、《砖红色屋顶》独特的家园、《青云谷童话》的青云谷、《奥当女孩》的水兵营房;第二,通过儿童建立起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的联系通道。在文本书写过程中,大部分角色处于现实世界的生活和幻想空间的生活比例相近。湾格花原、古里等儿童能够和动物交流,而其他儿童只有依靠儿童才能了解动物的想法,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幻想规则。从幻想书写的形式来看,作品更偏向于“幻想小说”而非童话。部分作家在创作中更倾向于谈论问题,而非展现奇境中神奇的故事来抵达思想的要义,这对于童话的文体规范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成熟的创作者可以超越文体,进行自由的创作,但当创作面向儿童时,儿童文学研究者及相关从业者需要进行辨析和研究,以便更好地呈现儿童文学研究的意义和辅助儿童文学阅读。童话固然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可以作为理想的表达、寄托,进而超越童话文体本身。但是,儿童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仍需要把握童话作为文体的规范,去理解童话的发展变化,更好地分析文学现象,有助于其文学实践。在跨界书写的风潮和传统中,儿童文学研究者需要更积极地思考童话在时代中的文体规范内涵将会如何变化,又将走向何方。